詩經通論

詩經通論卷十一

新安首源姚際恒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小雅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本韻賦也○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本韻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本韻○賦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本韻君子信盜亂是用暴本韻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本韻匪其

名言

○曰○歎○字○相○應○奇○語

止共維王之邛本韻賦也。○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本韻之興而比也○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本韻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本韻矣興也○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幾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本韻賦也。

此幽王時之大夫以小人讒謀敗亂將甘心焉而賦是詩

二章餤啖同毛傳訓進非以信讒如食之甘

則亦惟亂是餤而已○四章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猶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矣比意亦在下又起末章將獲是人而殺之之意○六章識其所居之處既無勇力又有微尰之疾復言有幾何之勇乃讒謀將日益多所與居之徒衆能有幾何我將殺之而甘心焉矣

巧言六章章八句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本韻○賦也下同○二人從行誰

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
不我可本韻○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
（須、起、下、）
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本韻○彼何人
（鬼、蜮、意、）
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祇攪我心風字通韻餘本韻○爾之安行亦不遑舍
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本韻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
（偏、為、此、故、終、之、調、）
壹者之來俾我祇本韻也○伯氏吹壎仲氏吹
（倡、作、和、好、之、辭、）
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本韻○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

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_{本韻}

小序謂蘇公刺暴公有可疑其謂暴公者以詩中維暴之云句也然上篇亦有亂是用暴句矣蘇字詩則無之又不言何王之朝其云蘇者得毋以左隱十一年桓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而附會耶若是又非幽王之世矣集傳云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則又謬若論相似三百篇何嘗不相似此篇與上篇同爲刺讒卻絕不相似也

一章伊誰云從維暴之云或不斥指其名以暴呼之耳○二章觀下章胡逝我陳則胡逝我梁本借設之辭他篇亦可知○三章不愧于人二句本直下謂于人不慙愧于天不敬畏也集傳作轉折非語氣○六章還自王朝還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叶○閑○彼譖人者亦已太甚本韻○比而賦也○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叶○滿○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本韻○比而賦也○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

爾言也謂爾不信本韻賦也。○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本韻賦也。○驕人好好勞人草草本韻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本韻。○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虎投畀豺本韻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本韻有北不有受投畀昊本韻賦也。○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本韻與也。

小序謂刺幽王大序謂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按謂寺人傷于讒特一說耳或是本為士夫以被讒而宮刑者又一說也或是

寺人見人之被譖作此詩以恨譖人而儆
君子又一說也然如序說寺人最近于王
又安得有人譖之或同類則可
集傳不信序故多不注何王之世于末章
忽引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
以讒廢者殊令人不解
二章成是南箕下大東篇已自注矣曰載翕
其舌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
八句一章六句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本韻○與也下與同較前深○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本韻○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本韻忘我大德思我小怨通韻

小序謂刺幽王汎甚此固朋友相怨之詩然何以列于雅而其體亦絕類風不可解

嚴氏曰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又習習然速續不斷繼之以雨喻連變恐懼之時猶後人以震風凌雨喻不安也二章言維風

及頹頹暴風也三章言草木萎死無生長之意舊說谷風爲生長習習爲和調難通矣

三章皆言習習谷風集傳以上二章爲興下一章爲比何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本韻○比而賦也○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本韻○比而賦也○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奇、切、、、、、、民之生不如死之久本韻矣無父何怙無母何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本韻○比○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本韻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本韻賦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本韻○興也下同○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本韻

小序謂刺幽王亦混大序謂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以民人勞苦合刺王之意不知詩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則止係一人之事豈得泛言民乎集傳從之非鄭氏謂

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所不得見據末二章南山飄風而云也不知南山二句是與非賦也若行役則當遠何爲只在南山地耶且亦未有適在役所而二親齊病亡者味詩之事不可考而孝子之情感傷痛極則亅古爲昭也

三章缾小罍大皆盛水器缾所以注水於罍也缾喻子罍喻父母缾既罄竭則罍無所資爲罍之恥猶子不得養父母而貽親之辱也集傳以缾喻父母罍喻子正是反見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焉顧之潸焉出涕本韻與也○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本韻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本韻也○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本韻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本韻也與而比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本韻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本韻○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本韻。賦）維天有漢監（以下忽又入）（天文志光皆陸離非也人世所同）
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
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本韻）東有啓明西
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
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本韻）維南
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本韻）

大序謂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是已謂譚
大夫作則無可稽幽王之時號令猶行于
諸侯故東國諸侯之民愁怨如此若東遷
之後則不能爾矣

一章有饛簋飧二句與周道如砥二句周道周行之道道路也亦興意謂道路平直君子之所履行小人之所瞻視喻爲政平直君子行之而小人攸賴焉今則不然也○二章杼柚其空唯此一句實寫正旨○五章或以其酒四句單言西人皆寫其暴侈奢取意或用其酒曾漿之不若鞙鞙然之佩璲亦不以爲長也酒漿句毛傳謂或醉于酒或不得其漿佩璲句鄭氏謂美其佩而無其德二義不貫集傳云東人或餽之以酒

而西人曾不以爲槳東人或與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增添太多未宜用○六章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此二句不必有義蓋是時方中夜仰天感歎適見天河爛然有光即所見以抒寫其悲哀也又跂織女不覺動杼柚其空之意又因織女及牽牛以見其輸載之勞無可誘也啟明長庚天畢又因織女牽牛及之亦望中所見故曰載施之行不必有取義蓋其所取義者上惟牛女下唯箕斗耳從來解者于啟明

諸星亦以有星名而無實用爲解不但毫無意義且使上下牛女箕斗之義反覺乎常不見其奇妙矣孰知此之無義處正借以陪其上下其味更長也跂跂予望之之謂睆視也集傳依舊說皆非○七章後四句歐陽氏曰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張其古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其解自不可易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本韻

也○賦○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本韻賦也○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本韻賦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本韻興也○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本韻興也○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本韻興也○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本韻比也○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本韻興也○

此疑大夫之後爲仕者遭小人構禍身歷

南國而嘆其無所容身也或單主行役言

非或主思祭祖言亦鑿

一章先祖必先朝之大夫有功于國者故曰

先祖非人乎胡不念之而忍其子孫如此

也指王而言○二章腓當依爾雅作痱痱訓

病若腓則屬足脛○六章西京之人何緣忽

及江漢其或身歷南國荆揚之地即所見

而起興與

四月八章章四句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

事靡盬憂我父母本韻也下同○賦○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本韻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本韻○四牡彭彭王事旁旁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本韻○或燕燕居息或盡瘁治國本韻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本韻○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本韻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本韻○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本韻○或出入諷議或靡事不為本韻

孟子曰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但此為為士者所作以怨大夫也故曰偕偕士

于曰大夫不均有明文矣集傳謂大夫行役而作謬

一章 偕偕同也時行役之士非一人而此詩則一人所作也○二章獨賢王介甫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于某若干純

北山四章三章章六句一章十二句末篇

分三章今當爲一章以其文法相同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本韻疧何

玄子謂古昏昏字同爲則此當作疧句古兮與也下同○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本韻○無將大車維

塵雝今無思百憂祇自重本韻兮
〈雝音壅〉

此詩以將大車而起塵興思百憂而自病故戒其無觀上下同用無字及秖自字可見他篇若此甚多此尤興體之最明者自小序誤作比意因大車用將字遂曰大夫悔將小人甚迂集傳則謂行役勞苦而憂思之作觀三章無思百憂二句並無行役之意是必以將大車爲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則爲賦何云興乎其辯說又謂序不識興而誤爲比何也或亦以大車爲比謂君

于任重及小人任重諸說皆不可用

此賢者傷亂世憂思百出旣而欲暫已慮

其甚病無聊之至也

二章維塵冥冥障蔽昏晦也熲大光不出于

熲謂思百憂則亦同爲冥冥不能出于光

明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在上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

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音泰

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本韻

也下同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本韻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本韻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本韻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本韻

小序謂大夫悔仕于亂世按此特以詩中自詒伊戚一語摹擬爲此說非也士君子出處之道早宜自審世既亂何爲而仕既仕何爲而悔進退無據此中下之人何足爲賢而傳其詩乎蓋自詒伊戚不過自責之辭不必泥也此詩自宜以行役爲主勞逸不均與北山同意而此篇辭意尤爲渾厚矣

一章共恭同共人卽靖恭爾位之人大抵謂僚友之共處者當時必有所指也○四章五章

君子郎共人以下云靖共爾位故避之呼之以君子勉之以靖共祝之以式穀介福其忠厚之意藹然可見孫文融曰怨苦何能盡須得此正言收束意乃完足亦善于論文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也下同本韻○賦○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本韻○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本韻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本韻

小序謂刺幽王甚混幽王無至淮之事固不待歐陽氏而後疑之矣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于史者此遵序之過也孔疏謂韓詩以爲昭王以左傳有南征之說也後人多從之然亦未敢信集傳既云此詩之義未詳又引王氏指幽王之說何耶

四章　笙磬同音以其異器也若琴瑟則不言同音矣此固夫人知之然別有妙旨笙在

堂上磬在堂下言堂上堂下之樂皆和也然尤有妙旨小雅言鼓瑟吹笙則瑟依于笙商頌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又曰依我磬聲則鼓管依于磬故言笙磬以統堂上堂下之樂詩人之善言如此南二南也二南爲文王之詩後世子孫必以用之爲樂矣唯雅未詳或大雅與大抵諸禮作樂之說出于三百篇後不可据以解三百篇也然二南亦非如禮所言以爲歌蓋以爲籥耳籥管籥也吹以應舞也季札觀樂所謂見

舞象箾南籥者是矣此南籥也故承之曰以籥不僭謂以籥南以籥雅也集傳釋不僭之義曰言三者皆不僭也以籥與雅南爲三者謬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本韻。賦也下同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祭之始祀事孔明先祖是皇

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本韻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本韻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本韻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本韻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 本韻 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 本韻 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本韻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本韻爾殽既將莫怨具

慶本韻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

考本韻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

本韻之

小序謂刺幽王說者因謂思古以見今之不然按此唯泥自昔何爲一句耳不知此可正喚起下黍稷句以見黍稷之所由來也其餘皆詳敘祭祀自始至終極其繁盛無一字刺意而說者猶爭之何也集傳不用序說是已然以爲公卿之詩又非也彼

第以儀禮少牢饋食例之謂其爲公卿不知鼓鐘送尸儀禮所無祝稱萬壽無疆[illegible]保篇亦云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此豈臣子所可當乎

此農事既成王者嘗烝以祭宗廟之詩

自此篇至大田小序皆謂刺幽王集傳皆謂指公卿並謬不悉辯

一章從自昔言黍稷起見始事也再言倉庾見收成也然後入以爲酒食以享祀事○

二章烝嘗秋冬之祭也是此篇眼目神保是

饗此迎神初獻也神保何玄子曰本其生
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朱子謂神保
蓋尸之嘉號猶楚詞所謂靈保者按楚詞
云思靈保兮賢姱乃謂祠安附於巫身以
賢姱曰巫非以靈保曰巫也若以神保名
尸則于第三章神保是格固自難通而第
五章神保聿歸之前不應變言皇尸載起
矣○三章君婦后也以祖考故稱婦言君婦
則知亞獻也言賓客獻酬則知三獻畢也
故曰神保是格○四章我孔熯矣式禮莫愆

以此二句爲祭者見祭事將畢下及祝嘏之事也是夾敘法長篇大文用此略頓承上起下文章之妙法後人鮮知古人于祭慮其不極誠敬則神不饗故祝詞以神嗜飲食告之而下諸父昆弟亦告之以此語也○五章此祭畢也上章徂賚孝孫時在主祭之位此孝孫徂位復未祭時之位也又云工祝致告告以神具醉止也神保聿歸應上是饗是格以見其終也諸宰徹諸饌君婦徹籩豆諸宰徹于先君婦徹于後故

言諸宰在君婦先何玄子以君婦在諸宰
之後遂謂君婦爲九嬪世婦女御之屬鑿
也諸父昆弟備言燕私二句爲末章起燕
私祭畢同姓燕于寢也○六章此言燕私也
後祿二字妙以見前之飲福獻酬是爲前
祿也
煌煌大篇備極典制其中自始至終一一
可按雖繁不亂儀禮特牲少牢兩篇皆從
此脫胎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本韻〇冬〇雲〇。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本韻〇賦〇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本韻〇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本韻、畀我尸賓、壽考萬年本韻〇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本韻〇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本韻、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本韻〇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本韻

此篇與楚茨略同但彼篇言烝嘗此獨言烝葢言王者烝祭歲也集傳亦以爲大指與楚茨相似而以曾孫爲凡祭者皆得稱之葉首章從南山禹甸言起以疆理南東之制屬之曾孫此豈爲公卿咏者耶謬矣

一章借終南山爲言言畿內之地耳莫泥山字禹平水土始定則壤成賦之制故曰禹甸此篇言曾孫與上篇曾孫別上篇曾孫指主祭者此言我疆我理則指成王也葢我疆二句此初制爲徹法也故畝畝身凡有

四方言南東以該北西南者亘于北東者亘于西郎一縱一橫之謂猶後世言阡陌也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或曰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蓋由畝之南東無定故阡陌之爲南爲東亦無定則何如直言南東之爲明也其所以言南東者則因地勢之宜左傳云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是也又西北常高東南常下言東南者亦順其水之所趨也又取東南向陽易于生長之義詩多曰南畝王制曰東田皆是也

○二章上章言由制此章言生長下章方及收成以爲祭祀也田事冬雪宜大春雨宜小雰雰以言雪大霢霂以言雨小優渥霑足皆承雨言則夏亦可知矣○四章公田百畝中二十畝爲廬舍故曰中田有廬一夫各得二畝半廬舍之外於其疆埸而種瓜菜焉此孟子言井田之制所未及也其瓜因民獻之而曾孫因以獻皇祖耳○五章先言酒繼言牲故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六章此篇與楚茨篇互相備楚茨但言牛

羊刲亨此言騂牡及鸞刀啟毛取膋蒸盆

詳云

上篇鋪敘閎整敘事詳密此篇則稍略而加以跌蕩多閒情別致格調又自不同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本韻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本韻也下同○賦○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本韻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

（古、農、田、適、事、）

穀我士女本韻○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敏字叶韻餘本韻○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本韻

此王者祭方社及田祖因而省耕也詩云或耘或耔又云以祈甘雨皆夏時也

一章

一倬大也毛傳謂明貌不切我取其陳食我農人二我字皆農夫自我也今適南畝

或耘或耔亦農人適南畝而耘耔也不特下章云曾孫來止今不當先云適南畝且曾孫來止爲農夫語氣若作曾孫語氣亦不似烝我髦士當亦有司所擇而進之之事倂咏於此云○二章齊明集傳云齊與粢同曲禮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叶韻耳按曲禮後世之書不可執以解詩安知曲禮不以詩之齊明爲明粢而謂詩以曲禮之明齊爲齊明便文以協韻乎又曰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

鼓以樂田畯是也後于大田篇下云或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郎為豳雅亦未知其是否也其說之謬固不必言然于此處既引為注後又作此疑詞何耶以祈甘雨只是祭田祖而順祈之非別為雩祭也○三章此曾孫始來省耕而咏之也田事以出黍稷黍稷莫先于祭祖故田間之人順呼王者為曾孫也王者省耕至于嘗其饁食古王之愛民重農如此○四章黍稷稻粱農夫之慶農夫自言也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祝上之詞也集傳謂歸美于下厚報之蓋誤泥楚茨篇報以介福之上爲孝孫有慶係下祝上則此云農夫之慶當爲上祝下也夫詩人語意隨文各異豈如制舉之文有一定程式且爲上者愛民重農則有之從未有祝民者而且祝之以萬壽無疆乎大有不通此何止固哉而已乎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本韻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本韻

○賦也下同○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本韻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本韻無害我田穉田祖有
神秉畀炎火本韻○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
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本韻○曾孫來
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本韻
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本韻

此王者西成省斂也集傳謂農夫答前篇
之意誤而又誤且以前篇為公卿此云頌

美其上何也豈以公卿爲上乎

一章此追敘方春始種而言○二章爾雅云食苗心曰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按賊乃賊害之義以此押韻何爲蟲名恐非○三章何玄子曰渰說文雲雨貌毛傳專以渰爲雲興貌似無據祈祈當指雲言韓奕之詩曰祈祈如雲可證有渰萋萋雖兼雲而意專在雨言隨雲之雨萋萋然興雨祈祈雖專指雨而意獨在雲言興雨之雲祈祈然也按此解特佳因知呂覽韓詩漢書與雨

皆作興雲可不必從矣後人主興雲之說者謂雨宜云降不得言興不知正謂雲興雨耳彼有不穫穉至末極形其粟之多也卽上篇千倉萬箱之意而別以妙筆出之非謂其有餘而不盡取也非謂其與鰥寡共之也非謂其爲不費之惠也非謂其亦不棄於地也而解者不知偏以此等爲言且以粒米狼戾爲反襯語嗟是安可與言詩哉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本韻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本韻○賦也下韻同○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上見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本韻○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上見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本韻每章六○

可三句一韻首末句協甚為創格

何玄子曰紀東遷也按史周幽王十有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弑王于驪山下鄭桓公死之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時晉衛秦皆以兵來救平戎武公收父餘兵

從諸侯東迎故太子宜臼于申立之是爲
平王王以豐鎬逼近戎狄乃遷都于洛此
詩正咏其事也孔氏云王制言諸侯之世
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言
韎韐故知諸侯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按
武公新喪父故服韎韐左傳謂周之東遷
晉鄭焉依故書有文侯之命此爲鄭武公
咏也按何氏此說近是洛水既屬東都韎
韐亦自非天子服故存其說若孔疏本于
鄭氏之以禮說詩未可用也

琫珌字皆從玉今世傳有古玉琫玉珌毛傳謂天子玉琫而珧珌說文珧蜃甲不可用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本韻）兮（興也下同）○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本韻）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本韻）○左之左之無不宜（本韻）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

維其有之是以似韻本之

何玄子亦以此詩爲美鄭武公曰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知其賦象賢也終周之世唯周公之後有魯公鄭桓之後有鄭武足以當之末章毛傳曰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按老子言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毛傳本此觀下文畢以維其有之爲言明是指武公帥師與復之事此說亦存之

一說左之左之右之右之承上六轡沃若

而言兩章宜爲一章或黃或白當是左之右之之與亦似有理但謂與上章承接不必謂共爲一章耳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本韻○興也○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本韻○之屏之翰百辟爲憲本韻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本韻也不同○賦○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本韻

此天子饗諸侯之詩左傳成十三年衛侯

饗苦成叔衛甯惠子相苦成叔敖甯子曰苦成叔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正解此詩之意

按此詩頌不忘規異于蓼蕭湛露矣其存周之上世乎

一章二章　有鶯其羽有鶯其領有如鶯之羽與領也古用字多拗折如此○三章　不戢不難二句皆正言之那語辭受福不那猶言不

受祉也亦倒字句也下章萬福來求正應
此句若以此此為受福豈不多下又云來求
義既複味亦索然矣○朝兕性剛好觸故
以其角製為觥飲酒所以寓鑒戒之意使
人不敢剛而敖也觩角曲貌故曰待此兕
觥之觩飲此甘美之酒當思所以柔和其
德性彼交于事者匪敖則萬福來求矣鄭
氏謂兕觥為罰爵非也罰爵偶用兕觥非
兕觥為罰爵也躋彼公堂豈亦用罰爵乎
思非語詞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本韻

興也下同○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本韻○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本韻○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本韻

說詩忌鑿然有可取者何玄子曰疑爲幽王娶申后而作以白華之詩証之其第七章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是詩亦有在梁二語詞旨昭然詩人

追美其初昏凡詩言于飛者六曰黃鳥于飛曰倉庚于飛曰雄雉于飛皆單舉一鳥曰燕燕于飛雖重言之然以比莊姜戴嬀猶之乎皆雌燕也今解以燕燕爲一燕惜何未知曰鴻雁于飛則以有大小之異其以雌雄連言者惟鳳凰于飛及此鴛鴦于飛耳卷阿咏鳳凰雖不從配匹取義而左傳載齊懿氏之卜妻陳敬仲也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亦以雄鳳雌凰之于飛比夫婦也然則此詩雙舉鴛

鴛以與夫婦何疑焉與鴛于飛不重畢羅
乘馬二章皆咏親迎之事而因以致其禱
頌之意漢廣之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亦同愚按此說始于鄒肇敏謂咏成王初
昏而何氏因以爲幽王轂鄒自勝何氏解
詩純鑿似此近理者絕少恐其堙于荆榛
中故表而出之

頍弁

自賭彼洛矣至此此篇小序皆謂刺幽王不

鴛鴦四章章四句

詩經通論卷十二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小雅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本韻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本韻○興而比也下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本韻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

有藏本韻○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本韻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本韻

小序謂諸公刺幽王是集傳謂燕兄弟親戚之詩死喪語固可不忌然如彼雨雪二句確同履霜堅冰之義則何以云又每章有豈伊異人語及云兄弟匪他亦非善辭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間關車之舝(左傳作轄)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本韻)雖無好友式燕且喜(本韻也)○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本韻)式燕且譽好爾無射(本韻與也)○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二幾字同韻)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本韻也)○陟彼高岡析其柞薪(通韻)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本韻兮也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本韻)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本韻與也)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大序謂褒姒嫉妒無

道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鄒肇敏曰思得變女以間其寵則是張儀傾鄭袖陳平紿閼氏之計耳以變易變其何能淑且賦白華者安在豈眞以不賢見黜詩不諷王復故后而諷以別選新昏無論豔妻驕扇寵不再移其爲倍義而傷教亦已甚矣閱此可以擊節集傳謂此燕樂其新昏之詩若是則何關國故何玄予謂幽王宮人思賢女代褒姒爲后依序略變仿佛關雎又足哂焉

按左昭二十五年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因取此詩之得賢女爲昏也然不可知其爲何人事矣

車舝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本韻興而比也下同○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本韻○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本韻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近是厲幽二王雖皆

無道而幽之信讒爲尤著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閑、至、後、方、初、反、起、起之二句妙）（無韻）籩、豆、有、楚、殽、核、維、旅、（本韻）酒既和旨飲酒孔偕（本韻）鐘鼓既設舉醻逸逸（本韻）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本韻）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本韻也下同）○賦○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本韻）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本韻）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本韻）○賓之初筵溫溫其恭

見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本韻○屢○舞○僊○僊○凡○作○三○層○寫一層深一層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本韻○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寫○首○章○纔○五○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呶字通韻餘本韻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只○背○變○理○○○○伐德本韻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本韻○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本韻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本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本韻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本韻奇語三爵

不識矧敢多又本韻

衛武公飲酒悔過出後漢書注引韓詩說
未知是否小序因以爲衛武公刺時
一章此章言唯射乃飲酒也前八句言射初
燕飲下六句言大射之事毛傳謂燕射鄭
氏謂大射按君唯大射射必以燕即燕射
也燕必以賓即賓射也前人分別諸名皆
非以祈爾爵罰不勝者爵也亦是爲射飲
酒也○二章此章言惟祭乃飲酒也前八句
言祭後六句言飲福之事其湛曰樂二句

子孫獻尸也子孫即主人賓載手仇二句
賓客獻尸也酌彼康爵二句尸酢主人及
酢賓也又祭畢而燕亦在其內以其飲酒
故曰康爵康安也時時祭也以見四時之
祭皆飲酒也以上二章一言射一言祭以
見古非射非祭不飲酒故言此以爲戒飲
之發端云○三章四章以下三章皆言飲酒之
失也古人飲酒酒酣必起舞以屬一人所
以極歡心致誠意也漢人謂之屬杲起舞
是也故二章皆以舞言然舞舞可也屢舞則

不可故皆以屢舞言其醉以是爲眼目而屢舞之中又有由初醉至極醉之不同始曰舍其坐遷屢舞僊僊猶是僊遷從其坐處耳僊僊蹁躚自得貌再曰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則且亂其有楚之籩豆矣僛僛敧傾貌無復僊僊之狀矣亦唯其僛僛故亂及籩豆也終曰側弁之俄屢舞傞傞甚至冠弁亦不正矣傞傞盤旋不休貌亦惟其傞傞故使弁側由淺入深備極形容醉態之妙昔人謂唐人詩中有畫豈知亦原本

于三百篇乎三百篇中有畫處甚多此醉客圖也○五章既立之監二句是正言立制之善處舊謂欲令皆醉非也謂凡此飲酒之人有或醉者或不醉者爲醉者之不善故立之監而佐之史所以伺察其醉否也今彼醉之不善者胡反以不醉爲耻哉集傳云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也語義欠明由醉之言二句謂其醉言無實如可使出童羖然此必無之物甚言其

不實也集傳云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既曰必無之物又烏足以恐之且醉者正以其變易情志不畏于人無所恐也若猶有恐則不醉矣三爵不識二句謂三爵之禮亦不識况敢又多飲乎集傳謂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夫人量有寬窄何以知其量止三爵乎醉而失德者多因寬量飲而不止所致若三爵便已昏醉則亦不能再飲何由至于失德耶况以不識爲無所記更不知欲其

記何事也大抵釋詩必須近人情不可泥于字句之間苟泥于字句以致不近人情何貴釋詩哉古人字句多折拗不似後人馴順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叶隔句豈樂飲酒本韻也下同○興○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本韻○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本韻

（二在字見姿）（莘皆）

小序謂刺幽王非阿序者大抵習爲曲說

不悉辨也集傳謂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只得如此說然云在鎬其爲西周王者固無疑鄒肇敏以爲武王飮至何元子賺之因以豈樂爲愷旋之樂按豈愷同亦樂也其云軍旋作愷樂他經未見唯見于周禮此僞書不足信也愷旋疑秦漢之說武王時安得有之必欲以爲武王詩則謂武王初都鎬之作亦可味二在字及有那其居句似有祝其永遠在是而奠安之意然未敢以爲必然也

三章那語詞猶晉人云阿堵俗云這箇之類諸解于桑扈篇受福不那那字訓多此篇那字訓安豈可隨文改訓如是乎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本韻承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本韻上作兩叠文法也○與○觱沸檻泉言采其芹本韻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適韻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本韻寫服飾有別致妙數與也○○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本韻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本韻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

只君子福祿申之也（本韻）賦○維柞之枝其葉蓬
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
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本韻興也）○○汎汎楊舟
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
祿膍之（本韻）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本韻興也）
小序謂刺幽王非集傳謂天子所以答魚
藻亦鑿大抵西周盛王諸侯來朝加以錫
命之詩詩云何錫予之天子命之是也
一章雖無予之又何予之承上予之之文轉
出所與之物解者謂意猶以爲薄是泥其

詞而誤也觀又何子之句自明○四章平平

韓詩作便便安順義亦作辯毛傳云辯治

朱聞

采菽五章章八句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本韻矣

興也○爾之遠矣民胥然本韻矣爾之教矣民胥

傚本韻矣賦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

交相爲瘉本韻賦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

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本韻賦也○老馬反爲駒

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本韻下同也○比○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本韻○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本韻○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本韻

小序謂刺幽王大序謂不親九族而好讒佞謂刺幽王或是因幽王好讒遂以此詩為刺讒矣然詩中無非讒之事首章言兄弟帶昏姻三章單言兄弟以兄弟為九重也何玄子謂寵任昏姻疏遠兄弟故首章謂兄弟昏姻不宜相遠下章單言兄弟不

言昏姻此此爲臆解昏姻者指何人乎恐人惑其說故及之

四章民之無良相怨一方一方字不必泥民通貴賤而言即不合之兄弟也以疎遠之故相怨于一處而已集傳云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說詩入理障宋人之大病也○五章此言王寵任小人也寵任小人自然疎遠骨肉老馬二句喻其不勝任也如食二句

喻其貪殘也○六章此承第二章爾教民傚而言謂小人如猱本善升木又反教之塗巳汚矣又塗附之是益增其惡矣故正言君子若有徽猷則小人並屬之而爲善矣○七章雨雪陰凝喻兄弟疑怨王若加以恩澤則疑怨可釋如雨雪見日而消也今乃莫肯以恩澤下遺其居處猶數數驕慢何哉集傳引張說謂讒言遇明者自止既以雨雪喻讒言于莫肯下遺意不貫則解之曰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迂折

難通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本韻焉興也○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本韻焉興也○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矜通韻餘本韻興而比也

小序謂刺幽王或謂厲王大序謂諸侯皆不欲朝集傳從之非也君雖不淑臣節宜敦不朝豈可訓耶大概是王待諸侯不以

禮諸侯相與憂危之詩

一章上帝甚蹈戰國策荀子作上天甚神古人引詩類多字句錯互學者宜從本書不必言矣然其解釋則可以依之如以上帝爲上天則上帝指天也蹈毛傳訓動蹈者足動而履之之謂故訓動鄭仲輿謂猶樂記發揚蹈厲之蹈亦可參証謂上帝甚蹈厲不可自暱于晏安也集傳曰上帝指王也又不言何王蹈當作神既從國策諸書以蹈作神又不言出何書而又別解上帝爲王混亂之

極且言王甚神是贊之非刺之矣極何立予曰劇同劇者古以爲勞倦之意晉人所謂小極○二章適舊皆訓行無可議集傳訓過曰求之過其分曲解以合大序不欲朝之意故違序者莫若集傳也○三章居以凶矜舊皆謂居民以凶矜之地矜危也亦無可議集傳謂乃徒然自取凶矜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亦曲解以合序

菀柳三章章八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也本韻○下同○賦○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本韻○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本韻○倚○向○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本韻○專○刺○疊○寫○一○瞬○頃○有○形○容○不○盡○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之○心○我不見兮云何盱本韻矣

小序謂周人刺衣服無常此亦何止衣服乎此襲禮緇衣為說也詩云彼都明明是東周人指西周而言蓋想舊都人物之盛傷

今不見而作

一章周舊說謂忠信集傳謂鎬京當從集傳

○二章臺笠緇撮季明德曰臺笠出田時所

戴以在野言緇撮居家時所戴以在國言

如此分疏亦通君子女集傳謂都人貴家

之女据辭義此章言庶民之家下三章乃

言貴家今雖不必如是分疏然綢直如髮

與臺笠緇撮相當何得以此爲貴家耶綢

直如髮毛謂密直如髮鄭謂其性情密緻

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此說是如

此解殊有味正見古人罕譬之妙且以髮喻女亦本地風光此云如髮下以髮云如蠆用字分明安得泥此以爲咏其髮乎又此咏其髮後又咏其髮亦復又此咏其髮之直後又咏其髮之曲亦矛盾此言如髮者以髮之本末而言也咏其卷髮者以其綢髻也孔疏謂其鬢邊短髮末然○三章尹吉鄭氏曰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按人皆謂尹氏姞氏之女者猶詩言

齊姜宋子後世言鍾禮郝法之類其謂周室昏姻之舊姓者謂周室之人皆與尹姑舊姓爲昏娶其女也李氏何人乃曰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誤認尹氏姑氏互爲昏姻集傳載之可發一哂○四章卷髮如蠆與衛風領如蝤蠐螓首蛾眉是一例語此等語咏美人獨讓三百篇後人不能爲亦不敢爲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本韻

○賦也下同○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本韻○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本韻○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本韻

承釣、言大、有言不盡之意。

此婦人思其夫之不至，既而叙其室家之樂，不知何取義也。

一章曲局字妙，與卷髮如蠆迥別。○二章五日為期二句，五日成言也。六日，調笑之意。言本五日為期，今六日尚不瞻見，只是過期之意，不必定泥為六日而咏也。鄭氏以其

不近理改爲五月六月吁何其固哉○四章單言釣不言狩已從簡言釣亦只維魴及鱮一句上下皆虛衍及過遞語殊簡而又簡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本韻興也○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本韻賦也下同○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本韻○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本韻○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

有成王心則寧韻本

宣王命召穆公營謝功成徒役作此集傳謂徒役南行行者作此語意不明如是則下章何以云歸云有成乎小序謂刺幽王黃東發曰詩中明言美召公而詩序乃以爲刺幽王此類亦何詠晦菴之去序耶

此篇與崧高同一事分大小雅者此爲士役美召伯之作彼爲朝臣美申伯之作此爲短章彼爲大篇也嚴氏以此第三章我師我旅及第四章烈烈征師爲平淮之役

非也兩事非一時豈有士役一詩中兼咏兩事者且崧高詩亦只言營謝不言平淮也左傳云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旅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本韻興○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本韻也興○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本韻也興○賦心乎愛矣遐不謂本韻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本韻也賦

此思見君子之詩亦不知其何所指也何玄子曰朱子謂此喜見君子之詩詞意大槩與菁菁者莪相類今細味實有不同者菁莪取興自中阿而中沚而中陵有離潛向升之象此三章但皆曰隰桑耳隰者卑下之地其非在高明之位可知況其樂如何云何不樂又皆未有是事而假設之語乎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比而賦也下同〇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本韻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本韻之。興也。下同。○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本韻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本韻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小序謂刺亂，無刺意。集傳謂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托者，爲鳥言以自比也。謂爲鳥亦有教誨及後車之事，豈眞談讀大學可

以人而不如鳥乎而以此詩爲鳥言耶可嘆也此疑王命大夫求賢大夫爲咏此詩五之字自我而言飲食教誨言平日教養之事先言飲食後言教誨者先養後教也命後車載之者稱王之命也又按舊解謂大臣出使小臣爲介依托于卿大夫而望其飲食教誨後車以載然于末二句命字謂字不合且意志卑陋以飲食爲先奚足錄焉

緜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本韻之

賦也下同○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本韻之○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本韻之○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本韻之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拔詩中君子有酒句與他篇同而下三章言獻酢醻主賓之禮悉具毫無刺意毛鄭謂庶人之禮則篇中明云君子矣集傳第混云燕飲之詩亦只得如此說但必以瓠葉兎首爲薄物未免

執泥古人之意後人豈知或偶舉二一物爲言無不可耳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本韻矣賦也下同○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本韻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本韻矣

用事高峭

將士東征勞苦自嘆之詩小序謂幽王亦無據

一章不遑朝猶不能晨夜之意○三章集傳引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正指既雨後爲言也乃集傳又曰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何居姪㮣曰將雨既雨諸說紛如總因泥下離畢之義認爲苦雨與鸛鳴蟻垤之說同一可哂愚謂出師日久三年六月不知幾歷雨暘武人何沾沾以此爲苦若東山零雨特就歸途所遇而言不可以彼例此也豕性或喜羣聚卑

隰之所有之若謂喜雨至于游泳波漣解不載胥及溺矣蓋二者皆以不得其所爲與豕性負塗而今涉波月行中道而今離畢武人有家室而今東征是以行役久病不遑他事兩兩相況意直捷而味深雋此說甚佳存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悲、極、維其傷矣本韻○興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下同○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本韻○

飽、木韻

此遭時饑亂之作深悲其不幸而生此時也與兎爰略同

三章牂羊二句但覺其奇妙然不能深得其解毛傳曰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集傳曰羊瘠則首大罶中無雨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飢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按二說似皆非確義然集傳較近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本韻○興也下同○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本韻○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本韻○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本韻

征伐不息行者愁怨之詩

三章匪兕匪虎順承上匪民匪字用來全不必泥猶云此兕也此虎也以兕虎率彼曠野與征夫朝夕在途與下以狐率彼幽草與棧車行于周道同為一例語如必欲泥

匪字則以二句爲倒字法曰率彼曠野者非兕非虎耶亦可也從來人皆不知執泥匪字求解孔氏謂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久不得歸宿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後人皆從之按詩人從不說理如此解便與說理何異且語亦拙陋又與下有芃者狐絕不一例因悟大序謂視民如禽獸亦已主此解矣集傳以此章爲賦下章爲興豈有詞同而體異之理蓋亦沿舊解之誤故致此也因嘆千古少善說詩

者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附論儀禮六笙詩

六笙詩者儀禮所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也曷謂之笙詩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後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笙詩所由名也六笙詩本不在三百篇中係作序者所妄入

既無其詩第存其篇名于詩中今愚概從删去論之曰古之作樂者取三百篇以為歌用其施于匏竹諸器者則準諸律呂別製為詩猶漢以下一代皆有樂章也此六詩者樂中用以吹笙者也儀禮本文以鹿鳴諸詩曰歌以南陔諸詩曰樂以魚麗諸詩曰歌以由庚諸詩曰笙皆可驗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以人聲為貴匏竹為賤以堂上為貴堂下為賤故歌于堂上用三百篇之詩笙于堂下用

此六詩既取其協于律呂以爲樂章且亦不敢褻用三百篇之意也南陔三篇則獨奏之由庚三篇則間歌奏之此儀禮作樂用詩之大略也儀禮之書作于周末去三百篇之世已遠其云作樂歌鹿鳴諸詩與詩旨亦不相涉況其爲笙詩于三百篇更奚與哉自序詩者又出儀禮之後見儀禮此文認以爲三百篇中所遺者于是妄以六篇之名入于詩中見儀禮以南陔白華華黍笙于鹿鳴三篇之後故以之共爲鹿

鳴之什見儀禮間歌以由庚崇丘由儀笙于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中故以之附于其後既不見笙詩之辭第據其名妄解其義以示序存而詩亡于南陔白華皆言孝子因前後諸詩爲忠故以孝厠其間別意甚稚夫諸詩既爲朝廟所用言臣之忠可也何由及于家庭之孝子乎于華黍爲宜黍稷此不必言矣于由庚崇丘由儀則難揣摹其義第泛言萬物得所之意以合乎國家治平景象而已其彷彿杜撰昭

然可見由是傳之于世詩有三百十一篇矣按古所傳詩唯三百五篇孔子曰詩三百舉成數言之史記言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以及漢之讖緯諸書亦無不言三百五篇者皆歷歷可証漢世從無三百十一篇之說且詩自秦後未有一篇缺失不應唯經所用爲笙詩者則盡失之此即問之童稚而亦不信也

況人謂序作于周人詩既失矣序何由存序既存矣詩何由失此又不待言者也且儀禮之樂章甚多不止此六篇燕禮記大射皆云奏肆夏禮記左傳亦同鄉飲酒燕禮大射皆云奏陔此即南陔大射又云奏貍首及公入驁燕禮記又云下管新宮此等皆樂章名皆有辭也笙詩六篇同是一類觀此則當時作樂被于八音諸器皆係別有樂章唯用三百篇爲歌甚明矣左傳于文王之三鹿鳴之三曰工歌于肆夏之三曰

金奏亦可驗第此諸樂章所習者爲工瞽之徒附于樂以行又篇帙寥寥無多故樂亡而詩與之俱亡耳不若三百篇經聖人手定裒然巨帙傳之于學士大夫朝夕絃誦宜乎其獨存也幸而序詩者不以肆夏等篇名亦入于三百篇若入之又令後人枉生疑障議論蠭起矣此愚之獨斷自信爲確然無疑者不知何以從來說詩家竟不一知之于此六篇紛然猜擬各出意見毛傳謂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謂辭義皆

亡夫從不亡何以獨亡儀禮所用之爲笙
詩前已辯之矣劉原父以亡作無謂本有
聲而無詞董氏鄭樵氏主其說而朱仲晦
從之朱謂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
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据儀禮用字亦畧
見及而不慮其不知別爲樂章而以爲無
詞也辯之者嚴氏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
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亦無由有
其義矣鄭氏曰辭生于心聲托于器樂由
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

成章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未可以此爲有聲無辭之証也以上辯無辭之非皆是而惜其不知爲非三百篇之詩也朱又曰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此尤可笑射與投壺所歌者貍首騶虞以鼓爲之節也若以南陔諸詩爲[illegible]而無辭則貍首騶虞亦無辭乎既謂之譜自無有辭既有南陔諸名自非爲譜何貿貿也至于[illegible]儀禮

工歌之序爲據謂毛公所移篇次爲失于是復移易之沾沾自喜謂悉依儀禮正之嗟乎則是以儀禮爲經三百篇爲傳顛倒惑亂至于如此更何足與辯哉于是後人又有求其說而不可得別爲怪誕之論者鄒肇敏謂六篇之辭卽在小雅之內南陔卽天保云云何支子蹕其意而變之謂南陔卽草蟲云云（皆不備錄）競出新意逞奇[illegible]巧滔滔奚止更足嘆也故愚將此篇名直從刪去俾還三百五篇之舊勿合別製樂章

以亂聖人各得其所之雅頌爰詳述其意

附諸小雅末焉